

秘史
大内秘史

后妃艳史



张志君 著

Houfei Yanshi



中国文史出版社

秘史
大内秘史

后妃艳史



张志君 著
Houfei Yanshi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妃艳史/张志君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 10

(大内秘史)

ISBN 978 - 7 - 5034 - 2744 - 2

I. ①后… II. ①张… III. ①后妃—生平事迹—中国—
古代—通俗读物 IV. ①K828.5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6895 号

责任编辑: 殷 旭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4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印 张: 17.00 字数: 248 千字

印 数: 6000 册

版 次: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录 contents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母亲	1
——秦始皇母帝太后赵氏	
“人彘”制造者	13
——西汉高祖皇后吕娥姁	
歪打正着的瞎眼女人	34
——西汉文帝皇后窦氏	
离过婚的女人	48
——西汉景帝皇后王氏	
第一个自杀身死的皇后	61
——西汉武帝皇后卫子夫	
年方六岁的皇后	77
——西汉昭帝孝昭皇后上官氏	
宦官的女儿	90
——西汉宣帝孝宣皇后许平君	
身历七朝的皇后	101
——西汉元帝孝元皇后王政君	

她曾以身挡熊，最终却难免一死	117
——西汉元帝孝元冯昭仪	
最终被迫自杀的女人	126
——西汉成帝孝成皇后赵飞燕姐妹	
女学生 女博士 女校长 女法官	140
——东汉和帝和嘉皇后邓绥	
改嫁过的皇后	156
——魏文帝曹丕文昭皇后甄洛	
挑起“八王之乱”的女人	169
——西晋惠帝皇后贾南风	
二进宫的女人	188
——刘宋明帝刘彧之妻陈妙登	
死后被“休尸”的女人	195
——南梁元帝夫人徐昭佩	
“特务”皇妃	204
——南陈后主次妻张丽华	
第一个干过“狸猫换太子”勾当的皇后	214
——北魏宣武灵皇后胡氏	
沦落为娼妓的太后	223
——北齐武成皇后胡氏	
一夫一妻论者	231
——隋文帝文献皇后独孤氏	
张榜招夫的皇后	250
——唐高祖太穆顺圣皇后窦氏	
后 记	262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母亲

——秦始皇母帝太后赵氏

日分蒂影，风合花香，记双栖无力，临波微步。

最美是，婀娜一般倾国。玉容相对。

任两两、苦心同识。试丁宁，水佩风裳。休教共争颜色。

还是旧日深宫，笑并浴温泉，露薇堪惜，冷香飞处，

料不似，铜雀二乔游历。

西风来也，怕吹动，碎云狼藉。

谁耐见，花底鸳鸯，也学并头溪侧。

公元前二六〇年，早春二月，赵国首都邯郸，一栋豪华住宅内，一对男女正在诀别。说是诀别，并不是说其中的一个将慷慨赴死，而是指他们彼此间的心境——已有夫妇之实的男女，其中的男子要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人送给别人为妻，那滋味恐怕和死没什么不同。

叫人感到奇怪的是，那女子尽管像是难舍难分，但却不是要死要活。尤其是当她得知自己再嫁的是一个公子王孙时，她的那点淡淡的离愁顿时就化为乌有了。

这对时尚还籍籍无名的男女，后来却因彼此的所作所为，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鼎鼎大名。男的是吕不韦，此人当过秦国的相国。女人呢？

大内秘史

后妃艳史

姚氏



就是本篇文章的主角，秦始皇的生身母亲——太后赵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母亲竟是个再婚女人，这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事实上确是如此，要说耸人听闻，帝太后一生的传奇经历都够“耸人”的了。

本系豪家女，却因红颜善舞受利用

公元前二六二年，赵国所属的颍川阳翟，有父子二人正在进行一场有趣的对话。

“请问父亲大人，”说话的是儿子，阳翟大贾吕不韦，“做什么得利高？”

“莫如耕田。”老爸答道，“耕田之利可以投一产十。”

“比耕田更高的呢？”

“莫如贩卖珠宝，此项活动可获百倍之利。”

“有没有比做珠宝生意获利更高的产业呢？”

“我看是没有。”

“父亲大人，孩儿此次经过邯郸，发现有一种生意可获利万倍，甚至可获无价之利。”

“无价之利？”

“对。”

“做什么？”

“立主定国。”

“嘘，噤声！”胆小怕事的父亲一把捂住了儿子的口，“这是要杀头的啊！我们靠贱买贵卖刚刚有了几个钱，你别不认识东南西北了。立主？定国？我问你，这主在哪里？国又何在？”

“父亲大人，请息怒。”吕不韦见老爸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他虽是个商人之子，但却一点也不像他老爸那样胆小怕事，相反他是个头脑精明、敢作敢为之人。扶父亲坐好，吕不韦不慌不忙地说出了他这笔无价之利的特大号生意。

原来，此次去邯郸，吕不韦在路上遇见一个人。此人姓嬴名异人，乃是秦国派到赵国的质子。由于他本系庶出（《史记》上说他“秦诸庶孽孙”），加上秦赵两国屡屡交恶，他当时的处境很不利，“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史记》），头脑精明的吕不韦见了之后，联想到秦国的政坛现状，觉得面前这位衣衫不整的嬴异人“奇货可居”。

当时的秦国，国王是秦昭王，昭王在位四十余年，先立的太子不幸亡故，新立的太子安国君，其正妻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庶出的儿子有二十多个，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属意谁作世子（也就是王太孙）。在这种情况下如能说动华阳夫人，进而说动安国君，迎立异人做世子，那么，一旦安国君即位，就有拥立太子之功。拥立太子之功，就会换来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父亲大人，天下事就在于智者的计算。一个终日劳作的农夫，一年辛苦所得，不过投一产十。贩卖珠宝，终年奔走，运气好也只能获百倍之利。现在我帮嬴异人定国立君，倘获成功，那就远非耕田和商贾之事可比了！

此一番话说得老头子是哑口无言。

经过吕不韦的一番活动，靠金钱嬴异人叩开了华阳夫人之门。在华阳夫人的帮助之下，嬴异人当上安国君的世子，到这时，吕不韦已花出了黄金数千两。

为了进一步收买异人（此时已为取媚生于楚国的华阳夫人而改名为子楚了），吕不韦转开了脑筋：财宝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我可以用它来资助子楚成就大业，焉知事成之后，他不会忘了我呢？最稳妥的办法莫过于在子楚身边安插一个有生命之物，让其助我长期得宠于子楚。思来想去，吕不韦有了一个主意，他素知子楚寡人有疾，于酒、色、财、气四个字上最喜的是“色”。

于是，吕不韦用囊中剩余的黄金，频频去结识一位赵姓女子。

古时女子多无名字，我们权称这位赵姓女子为赵女吧！她，就是后来的帝太后。不过当时，这位后来的太后可没有什么了不起。她本是一个破落户的女儿，父亲是个豪猾（不守法纪）之人，因事触犯赵国的法律，身

陷囹圄，母亲咽不下这口气，一病身亡。被逼无奈，她做了一名以技色侍人的歌妓。一次献艺时，受几个公子哥的调戏，被吕不韦所救。一来二去，二人接触日深，赵女献出了一切。当时还很天真幼稚的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所挚爱的人根本不爱她，吕不韦与她所做的一切都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有很多人以为吕不韦是个色鬼，其实这真是错看他了。“商人重利轻别离”，阳翟大贾的心里，最重要的是他朝思暮想的无价之利。他之所以搭救赵女以及在其身上挥洒金银，是因为他看中赵女的两项别人所不具的特长——绝色与歌舞（《史记》上对赵女的这两项才能有过这样的记载：“邯郸诸姬绝好善舞”）。他要用赵女来套住子楚，尤其是当他得知赵女与他同居已有孕在身时，这种念头就更强烈了。

不久，吕不韦安排了一次盛大的酒会，被请的主宾有子楚，还有邯郸的一班名流。酒过三巡之后，吕不韦命人唤出赵女歌舞侑酒。

已有几分醉意的来宾，见一位绰约多姿的妙龄女子娉娉婷婷地走了出来，顿时都被她的美貌惊呆了。按说这班来宾也都是些见过世面的人，但这赵女实在是个人间尤物。

真个是：

“世间无此娉婷，玉环未破东风睡，将开半敛，似红似白，余花怎比。”

由于此时身价已大不同于往日，子楚首先领头喝起彩来。

只见赵女深深地福了一福，然后，长袖翩翩，舞了起来。但见她“香滴滴，肌肤冰雪娇无力。娇无力，清凉无汗，舞袖过后暗香使人醉”。

舞毕，赵女退回幕后，酒宴继续进行。大多宾客突觉不胜酒力，先行告退，子楚却一反常态留了下来。

见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位公子哥一副欲说还休的表情，吕不韦心中暗喜：“吾计成矣！”

果然，子楚的头一句话就是：“先生有如此佳人陪伴，真令我艳羡。

某家不才，欲向先生求此姬为妻！”

吕不韦欲擒故纵，沉默不语。

“先生若觉某家此言狂悖，那就算是酒后失言好了。”

“得了！”沉默了好一会儿的吕不韦一副忍痛割爱的样子，“我未来的王太子，为了你，我什么都舍得，只求将来‘苟富贵，无相忘’就心满意足了！”

“某若为王，定以先生为相国！”

吕不韦要的就是这句话，于是，二人商定次日“交货”。

回到内室之后，吕不韦把自己的打算说给赵女听，一听说要把自己送给别人，赵女嘟起小嘴，但听吕不韦说起，她未来的男人将有可能成为秦国国王时，芳心暗喜，经过一番假意推辞之后，赵女方才答应下来。不过，临到谈话结束时，她提出了一个疑问：“妾已有孕在身，万一被那子楚洞悉，可如何是好？”

“无妨，那小子已被你的色艺迷倒，他绝对想不到一下子娶过去‘两个人’！”

“可是，”赵女忧心忡忡地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孩子用不了十个月就会出生，这可是瞒不住人的。”

“不用担心，我可以买通稳婆，谎称早产，你再拿出点真本领来，谅那子楚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一瞒天过海之计的。”

“好吧，就依你！”赵女意味深长地对吕不韦说，“那么，我们再见……”

“再见？”吕不韦心里暗暗问自己，“还能再见吗？”

偷人养汉

当了太后更胡来

始皇九年（前238），岁在癸亥，一向只对别国施威的秦国，自己的国都咸阳却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战争的一方是刚刚行过冠礼不久的始皇帝嬴政，另一方是长信侯嫪毐。

这一场厮杀，真是空前激烈。嫪毐手下是咸阳县卒和宫卫士官骑，始皇手下则是他的亲信昌平君、昌文君所统辖的军队。激战结果，嫪毐全军覆灭，嫪毐被五马分尸，始皇母帝太后也受株连，被赶到咸阳城外黄阳宫软禁起来。

杀嫪毐为什么要株连帝太后呢？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自打那日与吕不韦洒泪而别，赵女来到子楚身旁。垂涎美色已久的子楚见美色如见佳肴，哪里分得出她的“品味”，朝行云、暮行雨，不久，赵女谎称“天癸”未至，竟告有孕。子楚闻听，欣喜若狂，哪知此子非己之功，而是别人“代劳”所致。其后，儿子出生，赵女更加得宠，小夫妻关起门来过日子，倒也相安无事。

孰料事起突然，秦国大将桓齮突然发兵攻打赵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赵国愤于秦国不讲信义，想要杀掉秦的人质子楚。在吕不韦以六百金的重贿收买下，赵国邯郸的守门卒放了子楚一马。吕不韦、子楚仓皇逃命，竟把赵女丢在一旁不管，幸亏父亲昔日的几个老友都是朱家、郭解一流的人物，赵女才得以大难不死。

五年以后的公元前二五〇年，安国君继位，当上了秦孝文王，子楚顺理成章地成为王太子，这时，赵女才得脱险，来到秦国。

有相士曾断言赵女“命硬克夫”，这话一点不假。到了秦国不到一年，她的公爹孝文王病逝，子楚继位，是为庄襄王。32岁才爬上梦寐以求宝座的子楚，在位不到三年，便一命呜呼。赵女成了皇太后的同时，也成了一个小寡妇。

俗话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此时的赵女已是大解风情。宫中独居，寂寞难耐，于是便与老相好吕不韦重拾旧欢。吕不韦自己虽有妻室，但也不敢拒绝太后的美意。好在这时的秦王嬴政（秦始皇）年纪尚小（只有十三岁），两人可以大胆胡来。

但是，秦王嬴政却在日渐长大，史称他“鹰鼻、长目、鸡胸，声细如豺，性狠毒”，吕不韦害怕他与帝太后赵女的奸情被嬴政发现，精神是一天不如一天，赵女见了十分不满。

一次欢聚之后，她抱怨说：“当了相国，怎么感觉不如以前了？”

吕不韦小心翼翼地答：“那是因为敬重太后的缘故。”

两人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吕不韦心里暗暗转一个念头：尽早脱身。

司马迁在提到吕不韦当时的心境时写道：

“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以其阳关桐木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

此时，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胆大妄为的嫪毐出现了。

宋朝的王安石有一篇《孟尝君论》，认为战国时代的孟尝君手下多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但与孟尝君相比，吕不韦的手下更多是一些下三烂的角色。嫪毐便是这下三烂中的极品，他并无别的才能，只是阳具硕大。

据史料记载，吕不韦在一次宴会上，曾令嫪毐当众展示阳具，为了增强效果，加深在场之人的印象，吕不韦专门用桐木做了一个小轮（此处采用《史记》索隐的说法），令嫪毐以其阳具做轴，将那个小车轮穿在阳具上，绕庭三匝，行走自如而不坠。

由于吕不韦的刻意宣传，深宫之中的帝太后赵女很快就得知此事。

通过吕不韦的安排，帝太后以诈腐的方法，假意将嫪毐阉割，然后让他以宦官的身份入侍中宫，近水楼台，帝太后每天都可一饱欲望。一试之后，觉得嫪毐果然有异于常人，比子楚、吕不韦等人胜过百倍（试看子、吕二人何曾有过“关桐轮”的“壮举”），于是，不再与吕不韦纠缠。

说来也怪，赵女其人可能偷情才肯怀孕产子——与子楚夫妻一场，将近十年的时间，竟未替子楚留下一个货真价实的嫡亲骨肉（嬴政的生身父亲系吕不韦），而当她与吕不韦、嫪毐通奸时却很快“有身”。如果说，未嫁子楚之前“有身”无人追究，那么，已嫁子楚，尤其成了寡居的太后以后，再“有身”那便是天大的丑闻了。

公元前二四五年，帝太后派人知会秦王嬴政，以敬神为名，离开国都

咸阳，前往一座名叫“雍”的离宫，嫪毐随行。这一住，就是七八个月，经过一番折腾之后，赵女产下一子，此子乃是她与嫪毐通奸所生。

为了笼络住嫪毐，帝太后示意儿子嬴政，封嫪毐为长信侯，封以山阳及河西、太原两郡——这是她的一贯做法，吕不韦也是在服侍她大得欢心之后，方被尊为“尚父”的。宫中之事，无论巨细，悉决于嫪毐，急速膨胀起来的权势、地位，使得嫪毐一时之间成了秦国的“闻人”。当时正是战国末期，养士之风仍然盛行，嫪毐这个不学无术的“大阴人”，竟也仿效他的前任吕不韦养起士来。据史料记载，嫪毐家“僮仆宾客至数千人”，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张嘴，吃饭的钱到哪里去讨？

有人愿充冤大头。谁呀？自然是帝太后赵女了。据野史记载，帝太后由于深宠嫪毐，曾经动过废掉嬴政而以她与嫪毐所生之子取而代之的念头。区区几千张嘴，何足道哉！

投桃报李，嫪毐更加卖力地“服侍”太后，不久，太后又产下一子。

转眼到了始皇九年（前238），一件偶然的小事，断送了赵女与嫪毐的这段“露水姻缘”。

这一年的正月，嬴政行冠礼，举朝上下为之摆酒庆贺。

虽然自觉深得太后宠爱，因而不把嬴政放在眼里，但碍于自己长信侯的身份，嫪毐不得不前往赴宴。

与宴者的次序早已排好，嫪毐与中贵人颜泄同席。这颜泄系始皇帝的亲信，嫪毐一向不把他放在眼里，谁知道就是这么个不怎么起眼的小人物却要了他的命。

此事还得从喝酒谈起。提到喝酒，人们往往要将其与划拳、行酒令连在一起。其实，划拳、行酒令都是后代弄的玩意儿。

当时喝酒讲究投壶。这投壶本系古代宴会的一种礼制，也是一种游戏。其法是以盛酒的酒壶口作目标，用箭投入。箭有三种长度，室内用二尺，堂上用二尺八寸，庭中用三尺六寸，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者须饮酒。古人有“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的说法，嫪毐他们当时用的就是二尺八寸的箭来投壶侑酒的。

说起嫪毐这个人，赵女不知为什么会看上他，他除了“大阴”以外，

简直一无是处，人品不行，酒品更差。轮到他投中壶口，必罚别人喝酒，轮到他输了的时候，却死活不肯喝。颜泄看了，极为不满。一轮过后，颜泄与嫪毐对垒，颜泄投而不中，嫪毐逼颜喝酒，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颜泄死活不喝，两人发生了争执，忍不住恶言相向。

“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长信侯嘛！”

“什么？我有什么了不起？你小子怕是没有脑子吧！告诉你，我是当今皇帝的假父。不要以为你给皇帝当亲信就云山雾罩的，老子一高兴，可以让太后下令，连皇帝都废了！”此时的嫪毐已有十二分的醉意（别人罚酒他不喝，自酌自饮他可没耽误）。

嫪毐醉，颜泄未醉，闻听此言，撒腿开溜，前往始皇处告状。

始皇听了颜泄的话，极为震怒，此时，他住在咸阳城的蕲年宫。立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擒拿嫪毐。

话分两头，却说嫪毐酒醒之后，不见了颜泄，已觉大事不好。不久，派在蕲年宫的亲信又飞马报信。于是，他跌跌撞撞地奔回太子宫中。

“这是你自己糊涂，”权衡了一番利弊之后，帝太后开言道，“我也救不了你！”

“能，太后您能！”

“唔？”

“皇帝不在咸阳，可以窃取他的御玺和太后你的玺，调动县卒和宫卫士卒官骑，先发制人。”

“我一个妇道人家，不管你们男人们的事。”帝太后暗暗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于是，嫪毐矫诏，起兵叛乱，乱兵与始皇的平叛军相遇，一场混战下来，嫪毐失败被擒，被五马分尸。

恨屋及乌，嬴政下令将太后与嫪毐通奸所生二子扑杀，迁太后于咸阳城外黄阳宫，断绝母子关系，不与相见。

许多人都以为，太后这回算完了。

绝处逢生

全赖茅焦复旧位

在春秋战国时代，君君、臣臣、子子的儒教观念还未形成气候，儿子不认老子的事屡见不鲜。左丘明所著《春秋左氏传》第一篇中就提到过郑庄公不认亲生母亲的事，所以，嬴政对自己与母亲绝情一事心安理得。

此事不是没有人劝谏过，据《史记》记载，曾先后有二十七名大臣或上书或面谏，一提到太后一事，嬴政就立即将他们处死，并且不许家属收尸。

此事传到黄阳宫中，赵女不免有些着急。危难之中，她买通了宫门卫士，让他送信给还没有完全失去自由的吕不韦，信中只有两个字：“茅焦”。

“茅焦？”吕不韦接信以后暗自思量：“什么意思？我手下的门客中倒是有一个叫茅焦，但此人并无什么才能，只听说他口才敏捷，是冯煖、毛颖一流的人物。有一次和太后闲谈时谈起过他，难得太后这么多年还记在心里，太后肯定是招请他面谏秦王。此人行吗？咳，死马当成活马医吧！”想到这里，他命手下人请来了茅焦，二人商量的许久，吕不韦尽其所知地给茅焦介绍了始皇嬴政的缺点、弱点，最后吕不韦总结性地说：“据我这么多年的观察，嬴政吃硬不吃软，是个特别重视权力、爱慕虚荣、日夜挂怀天下一统的人，茅焦先生倘想去捋这个虎须，可从这几方面入手！”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茅焦一拱手，“告辞了！”

次日，始皇帝正在皇宫闷坐，忽闻门下传报，说有一人姓茅名焦，齐国人氏，想就太后一事面见秦王。

“你去告诉他，叫他看看宫门外陈列的二十七具尸首，这些人都是替太后向我求情而被处死的，问他怕不怕死。”

守门卫士不久回报，向秦王转述茅焦的话说：“天上有二十八宿，现在地上不过死了二十七个人，我是来凑满二十八之数的。我不怕死，要是

怕死，我就不来了。”

秦王闻听，心头一动，语气复杂地吩咐：“来呀，油锅侍候！我要看看这位贬下凡间的星宿究竟能有多大能耐。”

过了片刻，茅焦素衣麻鞋，来到丹墀之下。

“听说你有事要见我？”始皇按剑而坐，怒声问道。

“是的，小臣系为太后之事而来。”

“你不怕死！”

“怕，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小臣之敢于面谒，是因为深知自古以来，爱惜生命之人，并不讳忌死亡，正如一个重视国家兴亡之事的君主，不会讳忌人说国家危亡一样。倘一味讳死，不一定能够长生，只知讳忌危亡，国家也不一定能够生存，因此，有关生死存亡的道理，凡是贤明之士无不想要知悉，陛下难道不想听我详细解说一下吗？”

“这小子倒是一个硬汉子！”嬴政心里暗想。

见始皇并无更深的怒意，再想想吕不韦说过的话，茅焦心里更有底了。他更加从容地侃侃而谈：“陛下以统一天下，统一宇内，扫荡六合为己任，却车裂功臣，囊杀二弟，迁母出宫，残戮谏士，桀纣的行为也不过如此。使天下之人，闻风胆寒，无人再倾心秦国，一统天下云者，一句空话而已。小臣之命不可惜，实为陛下惜之！”

言毕，茅焦解衣走向油锅，准备慷慨赴死。嬴政听了茅焦的这番高论，不禁色动，亲自走下座位扶起茅焦，说道：“先生不要就死，我自知不是，愿从忠告！”于是，即刻摆驾出宫，迎接太后回咸阳。

听说皇帝摆驾而来，帝太后一颗心落了地。她自鸣得意地说：“儿子再能，也跳不出老娘的掌心！”

公元前二二八年，帝太后病死于咸阳。